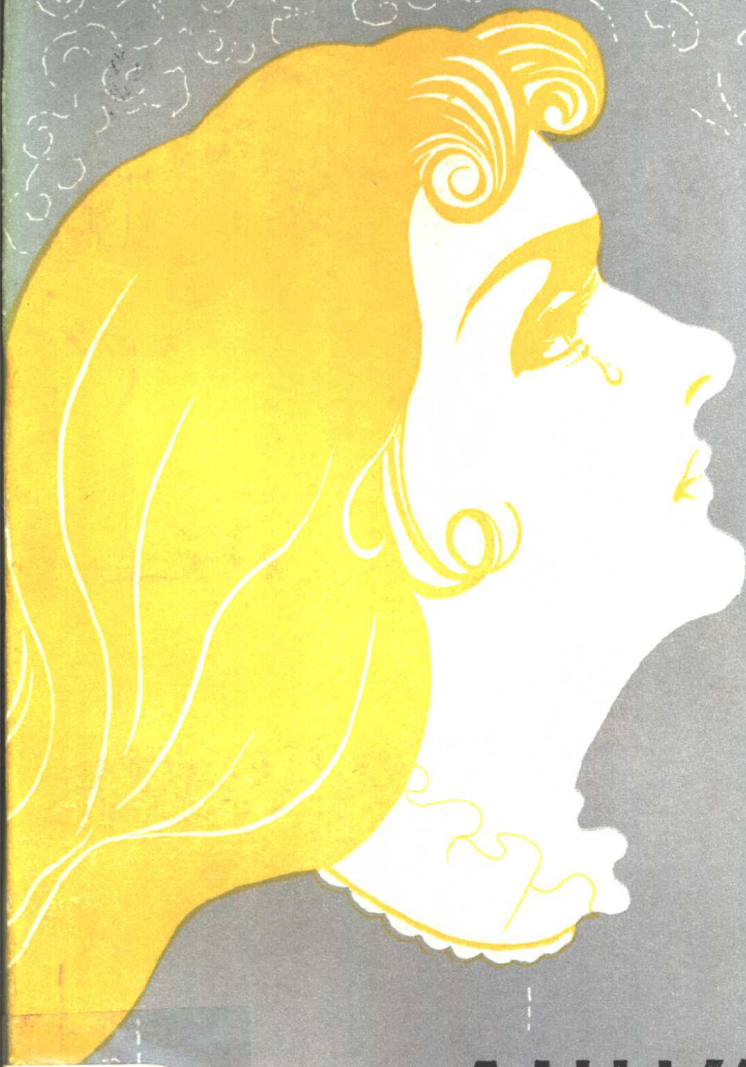


杨衍松 译



一个姑娘的自白

〔苏〕阿·托鲍辽克著
重庆出版社

一个姑娘的自白

(原名《坦诚的笔记》)

[苏] 阿·托鲍辽克 著

杨 衍 松 译

重 庆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五年·重庆

Анатолий Гоболяк

《Откровения гетради》

(译自苏联《青春》杂志 1980年第4、5、6期)

一个姑娘的自白

杨衍松 译

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(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)
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
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6.625 插页2 字数131千
1985年7月第一版 1985年7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1—22,000

书号: 10114·185

定价: 0.73元

内 容 简 介

列娜高考落榜，遭到父亲嘲笑、歧视。由于幼稚和轻信，她把爱情奉献给了外表文雅俊秀的马克西姆，他始乱终弃，使列娜吞下了轻率失身的苦果。列娜怀孕后，毅然出走，开始过自食其力的生活，学会了怎样自重、自尊和自强。由于在工作中她仗义执言、打抱不平，受到当权者的歧视，面对被解雇的打击。

作品反映了生活的严峻，并提出了一系列尖锐而迫切的社会问题。

笔记之一

1

这一天，塔什干大雨滂沱。我没有带伞，拎着粗麻布的手提包，穿过两个街区，从学院走到最近的一家邮局，往家发了一封电报：“考试落榜，列娜”。

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坐在写字台后面，看了看电文，问道：

“没考上学院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考的是什么学院？”

“师范学院。”

她叹了口气，说：

“怪可怜的！……”

“啊，不，没什么，”我爽快地说道。

整个的电文包括家庭地址在内才花了四十戈比。在这一点上，我的父母是会感到满意的；我听从了他们的谆谆教诲，没有乱花钱嘛。

• 1 •

我刚才说“啊，不，没什么”，可不是说言不由衷。自我感觉的确并无特异之处。既说不上好，也说不上很糟。是一种平平静静、心安理得的心境。可是全身却好象冻僵了似的。我倒象个战士迈着大步向前——一，二，一！一，二，一！——冒雨而行。在门口台阶上和遮阳下躲雨的行人，瞧着我这副模样，大概是挺开心的吧。

一，二，一！一，二，一！事已如此，以后怎么办呢？

应该返回公共宿舍去，收拾自己的行装。就这么办。那么，以后呢？

我向下走去转乘新建的地铁，鞋后跟碰着湿漉漉的阶梯喀嚓作响，突然间，我觉得无颜见人了，不敢正眼儿去看看人们的眼睛。我一下子躲到售货亭的后面，大声地嚎哭了一阵。就这样哭了一会儿，顶多五分钟的光景。当时，我倒并没有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把脸弄脏，脸上还是好好儿的。喏，眼圈儿多少有点红了，不过如此而已。然而，很快也就心平气顺了。

在返回公共宿舍去的时候，我心里明白了：我的“以后”不外乎是两种方案。一是回到家里去，二是在塔什干附近找个工作，试着独自过日子。诚然，脑海里也闪过第三种方案：一步跳到火车轮子下去。可是这方案不是我想出来的，而是借用他人的，那是不久前在报上看过一则简讯而联想到的。据报导说，日本有两个应届毕业生，一男一女，考试不及格，就认为活着没意思了，从摩天大楼上纵身一跳，摔死在马路上。

我倒并没有觉得活着没有意思。我早知道，象我这样的学业成绩(毕业证书是四个三分)，加上头脑又没有条理，到这里来报考是相当大的冒险。我是这样向父母表示自己的决心的：

“去碰碰运气吧，我会考上的。”

父亲马上变得凶神恶煞似的，在桌上猛拍一巴掌。

“笨蛋。只有傻子才指望去碰碰运气。聪明人是靠自己的脑袋成事的！”

在我们长时间争吵的时候，他本来不用喝那么一大“桶”波尔特温酒*。在臭骂我一顿“笨蛋”之后，我就该毫不踌躇地去报考《牛津》和《剑桥》*啦……

“你得不到钱的。你滚去碰碰那运气吧！”父亲断然地说。

“好吧，”我说。“我不要你的钱。你只要允许我把凉台上那些空酒瓶卖出去，就够周游世界了。”

“滚开！”妈妈挥了一下手巾，对我呵斥道。

我不知道自己不在家的时候，他们说了些什么（我到女友索尼卡家去了），但到了晚上，父亲脸色阴郁地说不该骂我是“笨蛋”，发牢骚说：

“你去吧。拿额头往墙上碰碰吧。”

我就是这么到这儿来的。可现在又要回到我们那个鬼城市去了，要不就另作打算吧。

在公共宿舍里，那个女管理主任正坐在值班员的桌旁；

* 一种浓烈的葡萄酒，原产于葡萄牙的波尔图市。

* 牛津和剑桥都是英国的著名大学。

我正好要找她哩。

“您好，”我温顺地打招呼说。

“你好，你好！”女管理主任长得筋肉松弛，肥肥胖胖的，回答说。“考上了，还是怎么的？”

我恭顺地垂下了眼睛。

“没有，没考取，瓦里娅大婶。我可以再住一、两天，等家里汇钱来吗？”

“怎么，没有路费了？”

“没有路费了，”我要了个小滑头：我的手提包里还有二十五卢布哩。

“你们这些人哪！把钱花了个精光，做父母的——可得寄呀。我有什么舍不得的？你住吧！”

我热情地向她道了谢。就这样，我赢得了两天时间来仔细想一想。现在可以到索尼卡那儿去啦。

索尼卡·马涅维奇是我的女友。她报考的可不是一所普通的学院，而是工学院，还是动力系呢。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志愿，她笑吟吟地解释说：

“那里小伙子多的是。嫁人可不太难。”

索尼卡身上可谓集各种缺陷之大成。她觉得自己丑陋不堪，一辈子也别想有人娶她。可不，她貌不出众：鼻子挺大，又矮又胖，然而，脑袋倒挺聪明。我们班里的小伙子成群结伙地老跟着我转，对她连瞧也不瞧一眼。“索洛明娜的影子”——都这么叫她的外号。就是说，她是我的影子。

两天前，我们见过一面，说好在歌剧院旁边再碰面。

当我到达的时候，索尼卡已经在等我了。我老远就看见她：站在台阶上，东张西望。我容光焕发地走到跟前。

“你好！”

她一转身，高兴得做个鬼脸，扬声喊道：

“哟！好高兴哪！考取了，是吗？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也考取了，也考取了！”

“我可是——彻底完蛋。没考取。”

索尼卡一下子愣住不响了，嘴还半开半闭着呢。

“你说什——么……”她抱怨地拖长声调说。“不是真话吧……”

“还要什么真话呀？”

“那你干吗还笑呢？”她还是不相信。

“我这是哭哩。”

我边说边挽起索尼卡的胳膊，拉着她躲开一只眼睛直盯着我们俩的小伙子。

雨已经停了，太阳象平常一样照得热烘烘的。电车叮叮当当地响着，不知为什么似乎显得特别的兴奋。这时正是市内交通的“高峰”时刻，下班后，行人如潮似浪地涌到街上。周围的一切叫人多么舒心和快乐，生活的节奏多么强劲有力！可是，这一切已经与我无缘。

我紧紧地抓住索尼卡的手，连自己也感到十分突然地提议说：

“喂，让我们来庆贺一下你考上了大学好吗？走，上餐馆

去!”

“你说哪儿的话!”索尼卡立刻露出一副惊恐的样子。

“怎么啦?”

“你怎么还乐不可支的，我不明白……”

“告诉你吧，我不是高兴，而是悲伤。别谈这个啦!”

餐馆就在附近(是它的招牌逗起我的这个念头来的)。我几乎是硬拽着索尼卡的手走到入口处的。我可没想到她会流露出那么一股土里土气!在前厅里，她装出一副畏首畏尾的可怜相，把头缩进肩膀里，只有那只大鼻子晃来晃去的，仿佛在嗅一嗅这里是什么气氛……她佝偻着腰，喃喃地说：

“人太多……我们走吧……”

“别走!”

我去排了队，打发她到盥手间去，让她在那里稍稍镇静一下。但是马上就有人找上门来啦：

“姑娘，我们同坐一张桌子行吗?”

我扭头一看：背后站着两个穿方格子西装上衣的人。我打量了他们一眼，没有说话。他们大笑起来了，可不又来了！“是个漂亮的姑娘，是么?”“百里挑一!”“头发多美，你注意到了吧?”“无与伦比!”“而身段呢?”“苗条极啦!”“你看，她芳龄多少?”“我看，二十岁。”“我看，顶多是十八妙龄。”

“姑娘，请您解答一下我们的争论：您芳龄多少?”

我默默地忍受着——还算是客客气气的闲言闲语嘛。可不象我们那个城里。我们那儿才不讲什么“外交礼仪”呢：一把捉住你的两只手，痞话骂个不停，不堪入耳。晚上，一个

人别想平安无事地走过一条街。身边得有一个保镖，就象我的同班同学费吉卡·卢茨申那样的拳击运动员才成。谁要是纠缠我，他连想都不用想，上来就给他一括子耳光……

排队的人移动挺快的，我跑去找索尼卡。我的女友正站在镜子前面，忧郁地瞅着自己的面影，仿佛是头一回见它似的。她总是抱怨自己的头发难看，粗硬而卷曲。什么样的梳子都奈何不了它们。她真想有一头象我这样的又直又长的秀发。这时，她正在梳理自己的卷发，好让它们遮掩那额头上零星的小粉刺儿。

我对她说：

“别老呆在这里了！走吧。”

长长的圆柱大厅里，人声嘈杂，烟雾腾腾。我们来回走了两趟才找到空位子。索尼卡完全变得傻头傻脑的，紧抓着我的手，手指甲掐进肉里啦；佝偻着身子，脑袋缩进肩膀里。她那张皇失措的情绪也传染给了我。我已经不大高兴了：真不该到这里来哩。

我们终于在一张空桌旁坐了下来，桌上杯盘狼藉，还未收拾。这时，急急走来一个身体瘦弱、愁容满面、筋疲力尽的女服务员，冲着我们嚷嚷说：

“你们怎么搞的，没看见桌子还脏吗？倒是大大咧咧地坐下啦！”

索尼卡拉着我的手，站起身来，可我不让她走。当别人对我大声呵斥的时候，我的身上就象有什么东西咔嚓一响似的——是开关断路了，或者是开关接通了，我可不知道——

立即就沉不住气了。索尼卡后来谈起这事，说我脸色唰地一下变得煞白怕人，象大山猫似的眯细着眼睛，然后小声地说：

“把桌上的东西收走，您别哭丧啦。不然，我们去拿意见簿。”

女服务员甚至慌了神，说：

“什么、什么？”

就在此刻，那两个人不知从圆柱后面的什么地方又露面了。他们本来不见了，突然又出现了，真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。

现在我明白了，人生的重大变故往往就是这么突如其来地发生的。这可是一条规律。你自个儿过着日子，根本不知道前面的转弯处会碰着什么样的机遇：它或许是哈哈大笑地迎着你走来，或者相反，它带着一副忧戚的面容等待你的到来。

他们走来了，从左右两边把那位瘦弱的恶婆娘架走了，一边悄悄地在她的两只耳朵旁说了句什么话。那婆娘急速地瞟了我一眼，简直是跟我势不两立，然后走开了。而他们呢，又走到我们的桌子跟前。

“姑娘们，一切都办妥啦。你们该不反对我们坐在这里吧？”

这是马赫穆德说的。

在入口处，我没有看清楚他们的模样。马赫穆德全身一色墨黑，梳着又光又平的黑发，两眼炯炯有神，蓄着一溜儿

黑黑的唇髭。马克西姆蓄着淡褐色的胡子，满头淡褐色的头发，长着一张婴儿似的小嘴，一条直鼻梁，皮肤明净透亮。我马上就断定说：这个城市把它的典型的代表人物扔到我们的桌旁来了，他们的身上集中了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东西——胡子啦，唇髭啦，高跟鞋啦，窄腿裤啦……

索尼卡腴腆地瞅着他们。而我则说：

“请吧。请坐。”

总的来说，我是挺高兴的，因为没有出什么岔子，心里感激他们。本来是可能大闹一场的：女服务员不会轻易放过我，我也不会叫她占便宜。可现在呢，大家相安无事。那个女服务员转身回来，快手快脚地把脏碗碟扔到托盘上（固然，她盯了我一、两眼，使劲把碟子弄得叮当作响），接着又送来了菜单，我同索尼卡头挨头地细看起菜单来了。

这两个年轻人一边抽着烟，一边天南地北地闲聊着，连望也不望我们。仿佛刚才不是他们在前厅找人麻烦似的。我们挑了一样小吃、煎肉排和带果子酱的冰淇淋。

“再来一瓶香槟酒！”我鼓起勇气和带点报复的味道说。索尼卡轻轻地哎哟了一声。

轮到他们点菜啦。马赫穆德连菜单也没有瞧一眼，就吩咐说：

“也一样，只是不要冰淇淋！要快一点，小宝贝！”

女服务员急冲冲地跑开了。我心里暗想：餐馆的常客到底不一样！他们在这里是宾至如归。可不象我们这样可怜的乡巴佬。我们的穿着似乎也还象个样，也还算时髦——索尼

卡穿的是一件料子的短上衣，还挺漂亮讲究的！——可我们的脸上有点什么特别的标记，叫人一看就知道：没有到过通都大邑的土包子……倏然间，我有点可怜索尼卡和我自己，可是我马上又生起气来了：这有什么好可怜的！可别让这两个家伙以为是碰上两个女傻瓜了。我用胳膊肘捅了一下索尼卡的腰，别那么畏畏缩缩、歪脖子拱背的。

显然，他们已认为不必再磨蹭啦。马赫穆德揪了揪自己那黑唇髭，闪了闪那双油滑的眼睛。

“姑娘们，在庆祝什么喜事儿？是什么喜庆日子呀？”

本来该想出点别的话来敷衍一下，可是我却照实说了。马赫穆德照东方的民族习惯用舌头来了一声咻咻响。那么，同坐一张桌子，不是有人高兴有人愁么？我报考什么学校啦？我说了报考的学校。而我的女友呢？他把目光移到索尼卡身上。她立时满面通红，连鼻子尖都红了哩。

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平时索尼卡的种种缺陷是另一种表现方式：她在新结识的伙伴中间十分放肆，老说粗鲁话，总想装出她似乎对一切都无所谓的样子。

那个可恨的女服务员送来了小吃、两瓶酒后，马上又走开了。

马克西姆一直默不作声。他时而望望我，时而瞧瞧索尼卡。他的上嘴唇微微向上翘起，露出笑容；牙齿又细又白；淡褐色的胡子细软如丝。我大略估计了一下：二十四、五岁的样子，要不，可能还大几岁。可完全象个小老头。

而马赫穆德则把一桌吃食全包揽下来，自己当起席间提

调来了：开酒瓶啦，斟酒啦。他已经探问到了我们的名字，自己通报了姓甚名谁，还介绍了朋友的姓名。他举杯祝酒，一点不拘礼节：

“来，姑娘们，为你们干杯！”

索尼卡突然叹了一口气，如梦初醒，我还没有来得及眨一下眼，她端起满满一高脚杯酒，一饮而尽。我盯着她看。马赫穆德张着大嘴。而马克西姆呢，笑了起来，笑得很轻、很轻。

过了五分钟，索尼卡已经开始胡说八道啦。

“你们别以为有啥了不起！如果你们想……知道的话，我们的城市并不比你们的差。是吗，莲卡？*外国旅游者要到我们那儿来——那就请来吧。不过，夏天比你们这儿热，是吗，莲卡？而你们认为，没什么了不起！”

“您说哪儿的话？谁也没有那么认为，”马克西姆客气地微笑着说。

马赫穆德又给索尼卡斟了一杯香槟酒。我用手掌掩住她的高脚杯。

“索尼卡，慢来，别忙着喝。”我逼视着马克西姆的眼睛，说道：“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把我们的情况全打听去了，而自己的事一点不露。这样可不行。”

香槟酒也弄得我头晕了。四周的一切都变得更加明晃晃的，似乎点亮了一盏大灯。我不知怎么的一时竟忘记了，我

* 莲卡是列娜的昵称。

是进不了学院的大门了，而今后咋办呀——天知道。

马克西姆重复说：

“我们是什么人？”他用手指尖儿温存地触摸了一下那修得漂亮的胡子。“普通的职员呗。”

“好嘛！说下去！”

“照您看，我们是什么人呢？”

“我看，你们是导演，或者是这方面的人才。”

他乐滋滋地打了一个声音不大的口哨。

“马赫穆德，你听见了么？我们同意她说的好吗？”

“干吗要骗这些小姑娘呢？”他的朋友回答说。“我可不想这样做。”

“我们是会计师，”马克西姆解释说，微微一笑，露出了那又细又白的牙齿。“当然，我们可不是用算盘，而是用机器计算的。确切点说，我们搞的是自动控制编程工作。”

“噢！自动控制编程人员……”我不知为什么感到有点儿失望。

我们不知不觉地分成了两堆：我和马克西姆、索尼卡和马赫穆德面对面坐着。我感到十分轻松和高兴，面前微露出一线光明。不，我决不回家去！我回去后怎么办呢？去听母亲的唠叨埋怨，去跟父亲吵嘴骂架么？每天晚上，在满地脏物的公园里的长凳上去跟费吉卡·卢茨申和他那伙同伴消磨时光么？即使在塔什干，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嘛。国家这么大，四野茫茫，天空地阔，到处吹拂着清爽的风。未必我就找不到一隅栖身之地？我可以养活自己，自己过日子，不会

完蛋的。我不是一个十足的傻瓜，也不是一个窝囊废。

“我们那儿灌溉沟多得很，多得很……”索尼卡傻头傻脑地讲给马赫穆德听，仿佛他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来的人。“山上的水就顺着这些沟渠流哇、流哇……”

马赫穆德舌头咋啞一响，十分惊叹，又给她斟酒。我替索尼卡吓了一跳，可是立刻又把她忘了。我自己也开始饶舌了。乐台上又骤然响起了乐曲。

“您这么打算，父母亲会有什么看法呢？”马克西姆两眼闪着明亮的火花。

“父母又怎么样？我十八岁了，长大成人了。”

“十八岁了？”他歪着头，不大相信地说。

“是嘛。我在我们班里可是个老太婆。我小时候害病，耽误了一年。哼，父母亲，去他们的！”

“怎么可以‘去他们的’呀？”

“可以！他们自己还不能和睦地过日子。几乎每天都要吵嘴骂架的。还教育我哩。真叫人讨厌！”

“那是的。”

“您知道，可叫人烦死了！”

“那当然，那当然。”

“我最近这一年，简直如坐针毡。我真是度日如年啊！一急着想离开家。可现在又要回去了？决不！”

“如果是这样，恐怕是不回去的好。”

我偶然听见索尼卡在对马赫穆德谈起我们那儿的大市场。马克西姆也听见了，笑了起来，对我眨眨眼，提议说：